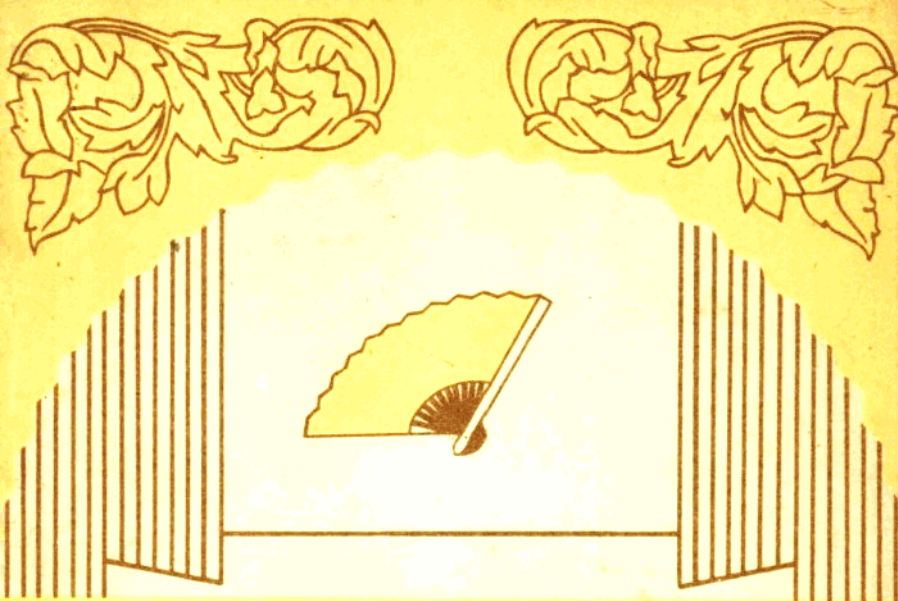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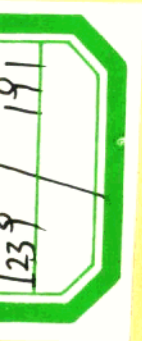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找舅舅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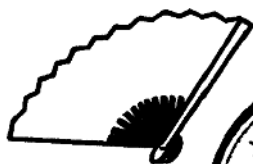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相 声 集

找 舅 舅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83
14

· 內 容 說 明 ·

这个集子共有四篇相声。《找舅舅》叙述一个青年到包头去找他的舅舅。哪知他拿的一封信还是舅舅在解放前写的,而今天的包头已經完全变样了,結果費了好多周折,鬧了一大堆笑話,才把舅舅找着。《神兵天降》叙述我軍一个偵察組夜襲金門,經過緊張曲折的斗争,抓回来敵軍的排长。《婚期》通过演員一段有趣的對話,宣傳了早婚的害处和适当晚婚的好处。《买佛龕》通过一个老太太求神拜佛的經過,揭露了封建迷信的荒謬。

找 舅 舅 (相声集)

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(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)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張 1 $\frac{3}{8}$ · 字數 21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·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數 00,001—50,000

統一書号: T10168 · 26

定价: (四) 一角二分

目 录

- 找舅舅 (对口相声) 馬 季 (1)
- 神兵天降 (单口相声) 刘宝瑞 (19)
- 婚期 (对口相声) 郭全宝、李文山、董凤桐 (26)
- 买佛龕 (对口相声) 侯宝林 (39)

找 舅 舅

(对口相声)

馬 季

甲：你这个人大概是經常出門吧？

乙：对了！經常到外地巡迴演出去。你看得出来嗎？

甲：这怎么看不出来，你看你长这个头不高嘛。

乙：个头不高跟出門有关系？

甲：当然了，因为你老在外边跑，今天东北，明天西南，日久天长他磨短了。

乙：这……沒听说过。

甲：看样子你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。

乙：对！我去过的地方很多，东至上海，西至拉薩，南至广州，北至滿洲里，差不多的地方都去过。

甲：看得出来嘛！

乙：这也看得出来？

甲：你看你这眼睛挺大嘛。

乙：这跟眼睛有什么关系？

甲：当然有关系，今儿看看这个，明儿看看那个，日久天长眼珠子就盯大了。

乙：这……我听着都新鲜。

甲：看起来你这个人社会知识很丰富，各地方的风俗习惯、新鲜事儿知道的很多。

乙：那是啊！每到一个地方总得搜集一些创作素材，所以什么事情都爱打听。

甲：看得出来嘛！

乙：这又怎么看出来的？

甲：到处爱听好消息，听着听着你这耳朵就支楞起来了。

乙：这……我成驴了！

甲：看得出来嘛。

乙：还看的出来哪？！

甲：反正你的知识比我丰富，道儿比我走的远，地方去的比我多。

乙：也不见得。你都去过哪儿？

甲：我去的地方不太远，反正是有火车线的地方……

乙：都去过。

甲：都没去过。

乙：这是不太远。

甲：不经常出门，再加上又不爱学习，对一些新事物理解的不够。

乙：那是啊！

甲：我深深有这个体会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最近我不是出了趟远門嗎……

乙：你到哪儿去了一趟？

甲：东北。

乙：噢！沈阳？

甲：不！东北。

乙：鞍山？

甲：东北。

乙：哈尔滨？

甲：东北。

乙：……你干脆上哪了吧？

甲：东北包头。

乙：嘻！那是西北包头。

甲：西……那是我轉向了。

乙：你这地理知識可太差了。

甲：沒告訴你沒出过門么！这次包头一行也是迫不得已才去的。

乙：你工作太忙，沒時間？

甲：時間倒有，主要是坐火車几个钟头，煩的慌。

乙：习惯了就好了。

甲：再說，坐火車还得影响工作。

乙：当然得占点時間。

甲：再說，坐火車还得买票。

乙：这……多新鮮哪！

甲：連花錢带影响工作，你說值得嗎？

乙：要是沒事情光为玩，倒是不值得。

甲：这次出去倒不是为玩，还是有点事情。

乙：什么事情？

甲：找个亲戚。十几年不見了，我母亲很想他，打发我去找找。

乙：噢！什么亲戚？

甲：我姥姥的儿子，我爸爸的內弟，我母亲他哥哥，我大舅的弟弟。

乙：你不嫌費事啊？就是你舅舅。

甲：对啦，找我舅舅。临走的时候我母亲交給我一封信。

乙：写給你舅舅的信？

甲：不！我舅舅写給我母亲的，让我拿这封信去找。

乙：噢！

甲：我临走的时候，准备好了風鏡、風衣、手电筒、指南針、大水壶、小水碗，还有一大口袋菜包子。

乙：干嗎？你要搬家是怎么着？

甲：这都是上包头必須用的。我舅舅說過，你要不帶着，你就活不下去。

乙：你这風鏡、風衣有什么用？

甲：看样子你沒去过包头？

乙：我最近才由那边回来。

甲：那怎么連这点知識都沒有哇？我舅舅信里写得明白，包头这地方“天蒼蒼，云茫茫，風沙牛馬駱駝羊”。風沙大极了，刮起風来天昏地黑，沒有風鏡行嗎？

乙：手电筒呢？

甲：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，全包头市一共才有七盞路灯，到处漆黑。不留神掉河里怎么办？

乙：噢！带指南針又干什么使？

甲：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，大風一来，刮的房子倒的倒、塌的塌，真是飞沙走石。万一把我吹跑了，我好看看东西南北呀。

乙：这都哪儿听来的！那水壶水碗干什么用？

甲：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……

乙：全凭他舅舅这封信哪！

甲：日本时期在这里建了一个自来水厂，全包头就一条水管子，中国人不許喝。沒水壶渴也把你渴死了。

乙：这一口袋菜包子？

甲：我舅舅信里……

乙：写的明白。你呀，明白不了啦！

甲：这个地方生活很苦，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，每

天吃炒米、喝羊奶，頂多來點莜麥面兒。沒干糧餓也把你餓死了。

乙：你帶這麼多不麻煩嗎？再說，那也沉重哪！

甲：沒關係，騎駱駝的時候往背上一搭就行了。

乙：騎駱駝干嘛？

甲：我舅舅說，下火車還有好幾十里沙子路呢。不騎駱駝，走着？

乙：唉！現在火車通包頭了。

甲：那就更好啦。上火車一看，坐位还挺寬綽，睡一覺，迷迷糊糊就听咣當一聲。

乙：怎么回事？

甲：到站了。旅客都下車，我也準備吧，帶上風鏡，穿上風衣，這手拿着手電筒，那手拿着指南針，背上大水壺，扛起太口袋，走了幾步覺着不合適，我又回來了。

乙：壓的太重？

甲：哪兒呀？我忘穿鞋了。

乙：你忙什麼呀？

甲：下火車我一看，怎么下錯地方了？

乙：怎么見得？

甲：包頭能有这么漂亮的車站嗎？旅客休息室，軍人候車室，行李房，問事處，站台上干干淨淨。出了車站一看，更不像了，大汽車、小汽車好多輛，一個駱駝都看不見。

乙：非得看見駱駝才是包頭哪？

甲：等我回頭一望，喲！是包頭哇。

乙：看見駱駝了？

甲：看見四個。

乙：在哪兒呢？

甲：在牆上。

乙：啊！駱駝跑牆上去啦？

甲：不是駱駝，是四個大字：“包頭車站”。

乙：我說的呢！

甲：肯定是包頭了，往前走吧，沒走几步，哎呀！

乙：什麼毛病，一驚一詐的？

甲：直挺挺一條柏油林蔭大路看不到頭，兩邊都是高大樓房。

乙：這是解放後蓋起來的。

甲：往前邊再看，哎呀！

乙：又怎麼了？

甲：公共汽車都有了。

乙：這有什麼可新鮮的。

甲：左右一打量，哎呀！

乙：又哎呀什麼？

甲：大煙筒一根根都數不過來了。

乙：到處是工廠嘛。

甲：哎呀！

乙：你還有完沒完了？

甲：我当时雇了一辆三轮，我说：“同志，你拉我舅舅那里去。”给多少钱他都不拉。

乙：是啊，你没地址他怎么拉。

甲：我一想，先找工厂吧。

乙：你舅舅在工厂啊？

甲：是啊。

乙：在哪个工厂？

甲：马掌工厂。

乙：什么工厂？

甲：打马掌的工厂。

乙：没这路工厂。

甲：有！

乙：在什么地方？

甲：那我不知道！他说到包头一打听就知道了。

乙：我看两打听也不知道哇。你舅舅叫什么名字？

甲：姓陈，叫二柱子。

乙：大名叫什么？

甲：大名，我母亲没有告诉我。

乙：在哪个工厂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，怎么找哇？

甲：有一点我知道。

乙：哪点？

甲：我舅舅是男的。

乙：这……廢話！干脆告訴你，沒法找。

甲：沒法找！你鼻子下边是什么？

乙：嘴呀！

甲：有嘴还不会打听啊！

乙：还是的。找着你舅舅了嗎？

甲：甭說舅舅，連我自己都快找不着了。

乙：怎么回事儿？

甲：前后左右你看吧，沒別的，光大烟筒就有四千七百六十五根半。

乙：你数来着是怎么的？

甲：反正太多了。厂房一片一片的，足有好多片。
我轉来轉去，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

乙：你这样找人，可真是沒脑袋的蒼蝇，乱撞！

甲：这賴我舅舅。明明是个工业城市，地方很大，
人口很多，偏偏写这样的信。

乙：你舅舅这封信……

甲：明明这地方生活很好，非說喝羊奶、吃莜麦。

乙：我跟你說，他这封信也許是……

甲：明明这里很多工厂，他偏說一打听就能找着。

乙：也許是这么回事儿……

甲：明明这里天气不坏，他楞說風沙大。

乙：他是……

甲：明明……

乙：你还有完沒完了？！

甲：我生气啊！

乙：生气你别冲我嚷啊！

甲：打听了半天才碰上一位好心肠的人，他叫我上包钢找去。

乙：这倒是个办法。

甲：等到包钢这么一问，更没法找了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光职工就有几万，肯定不都是我舅舅。

乙：那当然了。不过你可以问一下。

甲：后来问了：“我说同志，我舅舅在这儿吗？”

乙：嗨！这叫怎么问话呢？

甲：那同志说：“你舅舅是谁呀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在哪个部门？”我说：“这个我都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他是男的。”

乙：就甬提这个了。

甲：那位同志知道我找不到很着急，他说：“同志，你别着急，只要你舅舅在我们这工作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找到。你先找找人名册吧。”

乙：不知叫什么名字，人名册也没用啊。

甲：不！人名册上有照片。临来的时候，我母亲给了一张我舅舅过去的像片。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？

乙：那还行。

甲：可我对了一上午，一个也没对上，根本没我舅舅那样的。

乙：你舅舅什么样？

甲：我姥姥抱着他，系着个红兜兜儿。

乙：噢，小时候的像片啊！那哪儿对的上啊。

甲：后来实在没办法了，那同志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派一个人陪你到下面厂子里找找。我们再想办法。”

乙：这真是帮忙到底了。

甲：第一天我们就到了矿山。这地方离我们住的那儿足有二百多里，坐公司的火车最少五个小时。我一想火车不行。

乙：那怎么去呀？

甲：坐砖车去的。

乙：专门送你的车？

甲：砖车！

乙：怎么个专车？

甲：就是公司拉砖的车。

乙：噢！卡车呀！

甲：卡车更好，又凉快，又兜风，又开眼，又硌屁股。

乙：这……对付着吧。

甲：刚到矿山正赶上他们放炮。

乙：噢！欢迎你？

甲：欢迎我干嘛？人家崩山哪。一个炸药就五吨半呀。我一想，别过去，别再给我崩了！

乙：是得注意安全。

甲：远处看，山上还有电车哪。

乙：那是拉矿石的电车。

甲：对。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，破碎机左右乱撞，电镢子来回乱抓，打眼机上下乱撬，工人们山上山下飞跑。

乙：什么乱七八糟的？

甲：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。

乙：那怎么电机车来回乱跑？

甲：一会儿来一会儿去的不是乱跑吗？

乙：破碎机左右乱撞？

甲：把矿石送进去叮当一撞，不就成了小块的啦？拿去炼铁呀。

乙：电镢子来回乱抓是怎么回事？

甲：这整个山都是矿石，汽车一来，电镢子随便抓一下就装满满一汽车。

乙：打眼机上下乱撬？

甲：给地里打眼好放炮哇。

乙：那怎么工人山上山下飞跑？

甲：开展劳动竞赛，看谁跑在前头。当天晚上我们乘砖车又回来了。

乙：找着你舅舅了？

甲：沒有。

乙：沒找着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

甲：那沒有我舅舅还不回来，泡也泡不出来呀。

乙：誰叫你泡了。

甲：回来后，第二天我們奔高炉了。

乙：噢！炼铁厂。

甲：我一看，坏啦！炉子里着火了。

乙：廢話！不着能炼嗎？

甲：又显你多知多懂！我还不知道炉子里得着火！
我是沒见过这么大家伙。

乙：你都見過多大的？

甲：不大，一炉能炼二千斤零点儿。

乙：那你再看看包鋼这高炉？

甲：也二千斤零点。

乙：零多少？

甲：零一千五百吨。

乙：大头在后头哪！

甲：就这么大的炉子一个挨一个。除了这些高炉，还……

乙：还有矮炉？

甲：还有平炉。

乙：炼鋼的。

甲：有轉炉。

乙：也是炼鋼的。